

暖流



日本〕有吉佐和子 著

暖流

日本著名作家 夏目漱石 著

暖 流

[日] 有吉佐和子 著
唐 月 梅 译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海 暗

〔日本〕有吉佐和子 著

1968年文艺春秋社出版

暖 流

Nuanliu

〔日〕有吉佐和子 著

唐 月 梅 译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95,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9 插页：3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

责任编辑：薛 强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耿志远

统一书号：10158·893 定价：1.40 元

忆 佐 和 子

(代 序)

唐 月 梅

我译完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有吉佐和子的优秀长篇小说《暖流》，送交春风文艺出版社，并受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之托，函请佐和子撰写中译本前言，不料噩耗传来，有吉佐和子竟突然病逝！顿时，我呆呆地望着眼前《光明日报》刊载的消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刚过五十三岁，是我的同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作家，怎么会俄然离开了我们呢？我把这段令人不敢置信的消息，读了一遍又一遍，然而这毕竟是事实！她真的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她的匆匆离去，不仅未能完成出版社请她撰写中译本前言的愿望，而且我们也永远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这确实是中日文学交流的一个损失。我的脑海里，立时涌现出我同佐和子二十余年交往的一幕幕往事，深沉的悲伤之情促使我提起笔来写这篇代序，以寄哀思。

佐和子于一九六一年应我国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第一次访问了我国。当时，美日当权者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美国在日本推行“赖肖尔路线”，企图分化瓦解日本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离间文化界的团结以及破坏中日人民的友谊。作为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留学美国回国不久的佐和子，冲破层层阻力，毅然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开始同中国人民

建立了友谊。那时候，我从事对日文化交流工作，从此认识了佐和子。但是，要说真正认识佐和子，还是近十余年的事。我通过她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九八一年夏秋，我和渭渠同志赴日作学术访问，应佐和子的热情邀请，在她家作客半年，达到了文学对文学的专业交流、心灵对心灵的感情交织。

我们一九八一年那次访日前数月，佐和子得知我们即将访日的消息，就高兴而热情地邀请我们两人住在她家，并表示要尽力协助我们完成研究任务。说实在话，起初我们把这件事只当作是一般的酬酢，所以离开北京之前，我们拜托日中友协的一位老朋友在日本替我们预订了一间公寓房。不料想，这位在日本、在中国，乃至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颇有名气的作家，获悉我们已抵达东京，便连忙赶到我们下榻的地方，帮着我们搬运行李，领着我们来到她那幢坐落在杉并区堀之内一条幽静小巷的家中，并且一切都为我们安排得妥妥帖帖。第二天，佐和子还亲自领着我们到左邻右舍、贴邻的大小商店一一招呼，请他们多多关照我们。在她家中生活的日子里，她们一家人，包括她那位年逾八旬的老妈妈，更是不时向我们问寒问暖。雨天，想着我们有没有雨具；起风了，叮嘱我们注意添加衣衫；入秋了，又差使女佣来指点我们使用煤气锅炉烧水洗澡；关照得无微不至，使我们感到就象是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更使我们难以忘怀的，就是佐和子的工作十分繁忙，尽管她为事业东奔西走，时而到日本各地体验生活，时而到欧美搜集素材，但她每次回到东京，都要来到我们的居室，同我们席地而坐，倾谈她外出的见闻。一次，她刚从法国归来，便同我们坐在客厅的“塔塔密”上，从晚上九点钟一直畅谈到

深夜。她谈到法国人的生活和风俗，谈到欧洲人近几年来对日本文学产生兴趣的原因，也谈到她的《华冈清洲之妻》、《纪之川》、《恍惚的人》和《鬼怒川》等作品在法国翻译出版的情况。平时，我们更多地谈到日本文学的现在和未来，谈到她的作家生活和创作经历。有一回，她还当我们的向导，领我们从青梅街沿着她的著名小说《恍惚的人》男主角茂造老人走过的路线，一直步行到新宿，路上一边给我们讲解茂造迷路时的有趣情节，一边介绍她是如何刻画茂造的心情和创作这部小说的。她的生动讲解和风趣的语言，仿佛把我们带到了《恍惚的人》的世界之中，使我们加强了对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的了解。我们不仅在书本上，而且在生活接触中，从感性方面更多地了解到有吉所走过的文学道路。

谈起佐和子选择文学道路，纯属偶然。她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逝，母亲秋津是书香门第的闺秀，受过高等教育，年轻时便是个开明进步的女性，早年参加过民主、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老人从佐和子小时候起，对她要求就非常严格，并给她以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同时督促她学习《六法全书》和四书五经。老妈妈曾经告诉我们，她本来希望佐和子长大当个检察官，可十岁的佐和子，一九四一年从侨居国印度尼西亚回到日本，目睹祖国处在紧急状态之下，传统文化陷于泯灭，而战后在美军半占领下，民族文化又备受摧残，激起了她强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当她第一次观看了歌舞伎就迷上了，因此，大学毕业后，她便到歌舞伎研究会任职。开初她打算从事剧评工作，积累了这方面的丰富的生活体验，因而她从事写作就是从探讨日本民族传统艺术开始的。她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成名作《地歌》以及其后发表的《木偶净琉璃》、《黑衣》等作品，都是揭示日本传统文化

艺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或封建残余束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她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出云阿国》则是描写了歌舞伎创始人阿国的坎坷的艺术生涯。佐和子也曾对我们说过：祖国的传统艺术，强烈地唤起了我对美的意识，也可以说，这是我从事写作的契机。可见作家对民族艺术倾注了深厚的感情，表现了对祖国、对民族的爱。

佐和子的追求，并没有停留在探讨民族艺术出路这一点上。她把视线放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以敏锐的目光，捕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及时而准确地反映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从重大的政治题材，如反对美国种族歧视的《不是由于肤色》、反对美军基地的《暖流》、反对核战争的《祈祷》，到一般社会题材，如揭露农业公害问题的《综合污染》、描写老人问题的《恍惚的人》、披露争夺遗产的《三个老太婆》和自传体小说《纪之川》，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反映反对压迫、追求民主、反对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主题思想。特别是在《不是由于肤色》中，作家通过白人雷顿夫人的口，说出“美国的种族歧视是阶级斗争”！在《纪之川》中，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指责“大东亚共荣圈”是“共贫圈”，“‘一亿玉碎’的口号纯是歇斯底里的狂叫”！从而表现了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所具有的战斗与批判特色。由此可见，佐和子在文学上所取得重大的成就，在于她在创作之初，就对现实主义的自觉和执著的探求，她的作品是包含着严肃的现实性的。

我同佐和子的接触中，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她工作繁忙，但创作态度却十分严肃，而且事业心非常强。她表示过，她的作品是要对社会负责，不能滥竽充数。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注意社会效果。她说，她选取题材、开掘主

题，以及塑造典型的过程，就象酿酒一样，要经过充分酝酿，有时甚至需要五年十年的时间，等到自觉成熟了才开始执笔写作；一旦伏案，一切材料都装在脑海里了。她说，她每天只利用早上起床后，写上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每个月只写四天左右，其余时间或是埋头读书，或是在国内、国外参加各项活动，有意识地观察社会，思考主题，搜集材料，用她自己的形象说法概括为“手脚忙，脑子也要不停地开动”。就以她创作《综合污染》为例，她阅读了三万多种有关公害的书籍，走访了好几十位环保专家，深入日本各地农村作实地考察，并且到中国农村调查和出席巴黎的“有机农业世界大会”，深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同日本农业公害作对比。她为准备写这部不到三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足足花费了三个春秋，如果从思考题材算起，就整整用了十三年的时光。难怪一位读者赞誉这部作品“具有公害百科全书的性质”。一次，我们对她说：“佐和子，[你工作非常认真啊！]”她微笑着说：“我觉得世界上无论干什么工作，没有一种是轻松愉快的，要做出成绩，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佐和子这番创作经验谈，含有多么深邃的生活哲理啊！正如有吉母亲告诉我们的：佐和子平时衣着素雅，不爱装扮，就是一心扑在事业上。我觉得，这句话最能简朴不过地刻画出佐和子的精神面貌和风采。

佐和子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日本文坛有人称她是日本三大才女之一。我们过去知道她是一位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却不曾想到她还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和优秀的导演呢。一九八一年日本话剧团在中国上演她的《华冈清洲之妻》，她亲自作指导。一九八二年，美国上演她的《日本人万岁》，同年日本名古屋又上演了她的《芝樱》。东京上演她的《乱

舞》，她也亲自执导。佐和子把这称之为她的“戏剧年”。在日本公演一部戏，几个月前就要开始作宣传。有吉不仅忙于导戏，还要忙于宣传。《乱舞》公演之前，佐和子热情地邀请并陪同我们出席剧组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剧组除了佐和子以外，还有编剧大藪郁子、著名话剧女演员山本富士子、有马稻子、三浦布美子，她们坐在主席台上，每人寒暄几句后，便开始介绍该剧特色和表示要导好演好这出戏的决心，然后接受记者的提问。招待会结束后，她接着主持了酒会，招待各报刊记者，我们从中看到了佐和子在文学艺术事业的大道上马不停蹄、分秒必争的可贵精神。

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有吉并没有忘记从事国际友好和文化交流活动，为人类的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她同中国的交往密切，就象是走亲戚一样，每隔二三年必定来中国一次，探望中国文艺界的老朋友，彼此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十年动乱的岁月中，她对处在暴风雨中的中国文艺界的朋友表现了深厚的友情。人民艺术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之后，她悲痛地对老舍夫人说：我父亲早逝，我曾把老舍先生看作是自己的父亲，那些家伙害死老舍先生，我万分愤慨。她知道中国杰出的老作家巴金被无理禁止写作，痛心得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愤愤地说：“‘四人帮’残酷地把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壮年时期剥夺了！”在“四人帮”横行的一九七四年，佐和子由于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应邀乘坐中日首班通航的客机来中国参加国庆节。在国庆节焰火晚会上，她目睹深受“四人帮”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时，广大群众报以热烈掌声的情景，回国后便在一篇随笔里就此写道：“我对中国民众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这真是伟大的人民啊！”俗话说，患难知知己，这种友

谊是真挚而珍贵的。

佐和子还把她对中国人民这种深厚的情谊，凝聚在她的笔触上，写下了许多随笔、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赞颂新中国，讴歌中日两国人民的情谊。她的短篇小说《墨》，描写了一位用中国唐墨作画的日本老画师，委托一位访华的舞蹈演员买唐墨，但唐墨是非卖品，一位中国友人得知此事，为了中日友谊，将私人珍藏的一块唐墨送给了这位画师。通过这个故事，歌颂了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多年来的传统友谊。这篇小说中译本发表以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据此改编成广播剧，连续多次播放，深受听众的欢迎。一次，佐和子访问北京，我们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复制了一盒全剧的录音带送给她，她当场播放一遍，当她听到“根据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的同名小说改编……”时，天真得象小孩子似的高兴地指着自已，笑咪咪地用不太纯真的中国话说：“有吉！有吉！”在旁的作家水上勉听了，也羡慕地说：“配乐很有日本味儿啊！”有吉脸上显出一副欣喜的神色，那神情宛如农民播下种子经过辛勤耕耘，终于看到了丰收景象时一样。

记得有一次我们对她说：“你为自己的事业，为人民的友好事业东奔西走，这样忙，精力真充沛啊！”她才悄悄地跟我们说：我自幼孱弱多病，加上过度劳累，几年前曾一直低烧不退，医生也诊查不出病因，身体极度衰弱，自以为活不长了，后来加强体育锻炼，坚持每天清晨长跑，健康才逐渐恢复过来。她在文坛上耕耘了近三十年，从事中日文化交流也有二十几年，但她对我们表示，她还准备再写二十年，再忙二十年，决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拼命多写，将更好的作品留给社会 and 后人。她六十年代初，曾在北京居住很长一段时间，搜集了不少解放前美国以传教的名目在中国进行文化侵

略的材料，准备写一部这方面的长篇小说，可惜“史无前例”的风暴把她的构思无情地打乱了，不过，我们在她家作客的时候，她还有意要完成这项工作。然而她毕竟太劳累了，死神终于无情地夺去了她宝贵的生命，现在这项计划终究无法实现了。

佐和子忠于事业、热爱祖国以及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写于一九八四年九月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有吉佐和子，被日本文坛誉为当代三大才女之一。她热爱中国，所著《恍惚的人》等小说在我国深有影响。本书是作者的名著，着重刻画了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妇阿阳婆。围绕着她，反映了日本一座美丽岛屿上的人们的生活与斗争，抒发了作者热爱乡土、反对侵略战争、反对美国修建军事基地的情怀。全书语言明快，人物性格鲜明，给人以信心与希望。



作者与译者

第 一 章

阿阳婆在一个不太陡的地方，找到一棵合意的榻密树，便从怀里掏出一张旧报纸揉皱，然后压在树根上。连续几天放晴，今天刮起了西风，海面上波涛汹涌。山上的落叶枯萎了。阿阳婆从背篓里取出一只小竹耙，把榻密树周围的落叶拢起，堆放在树根旁。待干叶把报纸完全盖住，她又将手伸入背篓，取出一只小水桶，然后挺起腰杆，向襁褓溪走去。这是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山上树木茂密，遮天盖地。往下走去，树木便疏疏落落的了。阿阳婆的视野豁然开朗起来。

约莫走过一小时的山路，便来到一条涧溪。这条涧溪就是襁褓溪。所以特别命名为襁褓溪，是因为它正好位于水流平稳的中流一带。有几个孩子蹲在溪边的草丛中。阿阳婆上山时，他们还没有来。他们一发现阿阳婆的身影，便欢跳起来，七嘴八舌地嚷道：

“我说是嘛，是阿阳婆啊！草神爷前的草是阿阳婆供的吧。”

“您在干什么呢？阿阳婆！”

“我正要问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我们摘艾叶呀。”

“做什么用？”

“捣碎做糕呀。”

“做糕干什么？供财神爷？”

这些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没有听懂“财神爷”这种旧词，他们一心想着问答摘艾叶的事，也就没去打听“财神爷”是怎么回事了。

“打鳇鸟的日子里，没工夫做饭，就拿糕当饭吃呗。”

“没空做饭，就做艾糕？”

“艾叶有维他命。”

“我妈说，濛濛溪的艾叶最嫩，味道又鲜。”

这岛子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秋天，艾叶长得齐腰高。不知阿阳婆是同意了孩子们的说明还是怎么，她默默地走到溪边，用手里提着的小水桶，把水汲了上来。

“阿阳婆，您来干什么呀？”孩子里一个名叫梅子的问道。

梅子是阿种婆的长子的小女儿。阿种婆是阿阳婆的闺女，所以梅子也就是阿阳婆的九个重孙中的一个。

“烧树来啦。”

阿阳婆应了一声，转身就打来路往回走。因为是山间，哪有条象样的路。但是，在阿阳婆来说，她在这片土地上走了四分之三世纪，哪一棵树她不熟悉，哪一棵树她不觉得亲切呢。阿阳婆一踏足其间，森林草木仿佛都为她开出一条路来。

“烧什么树呀，阿阳婆？”

孩子们都不摘艾叶，尾随阿阳婆登山去了。阿阳婆健谈，但她不说多余的话。她觉得没有必要再回答他们这样的问题。年幼的孩子们把他们提问的事全都抛在脑后，一个个帮着去找可以烧火的树木。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教育。他们不忍心烧幼树。根据树的种类，有的树烧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孩子们在山路上敏捷地跑着，一心在想：如果是自己选择，该烧哪一棵好呢？他们逐棵地留神查看，仔细地推敲着。

“找到了！”

“这棵好！”

赶上阿阳婆的孩子们没用多长时间就找到了一棵在根旁堆满枯叶的榻密树。

“阿阳婆，为什么决定烧这棵呢？”梅子问道。

因为榻密树可以长成一搂多粗的大树。现在它还是棵幼树，直径不到十五公分，阿阳婆却要把它烧掉，梅子大概有些不大理解吧。

“你瞧瞧树梢！”

阿阳婆简短作答后，从背篓里取出火柴，蹲在树根旁，在旧报纸的一角上点燃了火，然后拿着小竹耙，把围围的落叶耙开，远离火种。孩子们和梅子不约而同地按阿阳婆的指点，久久地仰望着榻密树的树梢。这样，他们便自然明白了阿阳婆有选择地烧树的原因。

“叶子的颜色不一样啊！”一个男孩好不容易发现了。

“阿阳婆，为什么叶子的颜色不一样呢？”

“叶子呈这种颜色，就要长出好多蘑菇哩。”

“为什么？”

“不为什么，天生自然呗。”

树叶变色，大概说明这棵树的生命力已经枯竭了吧。尽管它还是一棵幼树。阿阳婆选中这棵已经无望成材的树，也许是因为她觉得不如趁早把树根烧掉，让它枯萎算了。其实，阿阳婆未必懂得这种道理。阿阳婆是按照很久很久以前听母亲，或父亲传授的，不要忘记这些叶子的颜色，自然地记住就是了。孩子们也如此。“不为什么，天生自然呗！”岛上的孩子全都知道，这就是阿阳婆的哲学。

火种燃烧着树根旁的落叶，冒起了白烟。孩子们好象商